

10 深圳女工

- 剧目：《深圳女工》
- 作者：张瀚淳
- 关键词：历史，女性
- 剧目简介/梗概：1994 年前后，一群深圳女工的生活、情感和梦想。
梦想成为作家的芙蓉在工厂和志兰、志梅相识，她们相互扶持，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
- 预计演出时长：90 分钟
- 演员人数：14 女 3 男
-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 作者联系方式：（微信）zachhan333
- 编剧留言：

这是关于我母亲那一辈的故事，很长，很淡，但是我想写出来。

从来女性不是一座高山或是一株蒲苇，她们只是人类的一部分，
她们的闪光点应该只是人性的闪光。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eatresquare.icu

深圳女工

主要人物：

芙蓉（未定）

邓志兰

邓志梅

吴子媛

花子

阿芳

林曼

钟招娣、吴招娣、黄招娣

胡国威

周祥

阿芳

小珍

女工 A、B

阿叔

序幕

【广播播报着京基一百大厦投入运营的消息，这是 2011 年 12 月 18 日。场上有着一颗极漂亮的圣诞树，圣诞树旁边是一张红色长沙发，盖着花布，沙发旁边是一个注水取暖器，取暖器后面是一张木桌子，上面有一个红色座机电话。众人的声音在画面外不断传来，场上只有芙蓉一人在装饰着圣诞树。这时沙发底下传来声音，芙蓉没回头。】

芙蓉 出来吧。

【子媛从沙发底下出来，不好意思的挠头，把右手背到背后，然后笑嘻嘻地看着芙蓉。】

子媛 芙蓉阿姨，乔迁快乐。祝您阖家安康，幸福美满。

芙蓉 沙发底下这么脏，你妈待会儿看得见揍你。

子媛 对，我换衣服去。（把手里的东西塞进裤子里，想往场下走）

芙蓉 站住。

子媛 阿姨，要不我来帮您挂装饰——

芙蓉 你往裤子里塞了什么。

【子媛笑咪咪地想跑，没想到芙蓉敏捷地追上了她，二人绕着树转了一圈后，子媛裤腰里的东西被掏了出来——是一本日记。芙蓉看着那个日记本，有些愣住。】

芙蓉 小毛猴，你拿这个干什么？

子媛 嘿嘿。

芙蓉 拿了人东西也不问问是谁的就揣着呀，我待会儿跟你妈告状去。

子媛 不要啊！好阿姨，我错了，我就是看它封皮好看，想着它主人品味一定很好——

芙蓉 那当然....

子媛 ——所以想打开看看记了什么。

【芙蓉敲了一下子媛的脑袋，接着摸着那本日记的封皮，充满怀念。两姐妹上。】

邓志梅 夏子媛！你衣服怎么弄得这么脏！

子媛 （嘀咕）又不好看，大不了以后不穿了。（看见邓志梅作势要打她屁股，赶忙溜到邓志兰身后）我不说了！不说了。

邓志兰 没事，姨妈给你买新的。

邓志梅 都是你，弄得她一点儿都不知道珍惜，你唱白脸我就唱红脸。

邓志兰 （转移话题）诶，她干嘛呢。

【俩人看见芙蓉正专注地读着日记，于是也凑上去。】

邓志梅 干嘛呢。我刚刚在外面说，我们今晚去长城达吃海鲜。

邓志兰 这倒是舍得，给孩子买衣服就舍不得了。

邓志梅 去去去。（小声）你别以为我真舍不得，就是怕给她养成公主脾气了。

邓志兰 刀子嘴豆腐心——

芙蓉 “往上走，还是往前走。”

【正在插科打诨的两人听见这句话，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话语，看着芙蓉拿着的那个本子。】

芙蓉 “我站在漩涡里，妄想着不可能的可能。”

三人 “向下走，还是向后退。我站在阳光里，唾弃着不作为的作为。”

子媛 妈妈，这是什么？

邓志梅 （看着芙蓉）你从哪找到的？

子媛 这是我在沙发底下找到的！

邓志兰 （把子媛揽过）这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芙蓉 “1994 年 12 月 18 日。”

【切换场景 第一幕 1994 年 12 月 18 日】

第一幕

——第一场

【90年代的工厂收发室。芙蓉正在舞台前端的收发室台子上填着信封上的地址，收发室的阿叔站在台子后面看着她，欲言又止。】

芙蓉 您能帮我看看吗，是不是这么填的。

阿叔 都对，都对。但是，你真的要寄这么多钱出去？

芙蓉 对的。

阿叔 仲有钱吃穿？

芙蓉 您别担心，够的。走啦。

【芙蓉正准备下，两姐妹上，志梅拉着志兰，二人没留神，把芙蓉堵得严严实实，芙蓉往外挤。邓志兰背着大包小包，剪着一头短发；邓志梅则是烫着个大波浪，一身轻。邓志梅风风火火地往收发室的台子上一拍。】

邓志梅 诶阿叔，阿叔这是我妹妹，您认认脸，她是新来的，叫邓志兰，以后您多关照。（一盒烟移了过去）

邓志兰 您好。

阿叔 客气了客气了。（收下烟）

邓志梅 （压低了声音）往后有要查证的，您提醒着点她。

阿叔 （脸色一变，把烟退了回去）那不行。

邓志梅 （思考片刻，爽朗一笑）哎哟，您别担心，那些都有，我是说她户口没

办下来，怕会有麻烦。瞧您，这么紧张做啥子，劳驾问一下女工宿舍怎么走啊？

阿叔 你报一下房号，我查一下。

邓志兰 4401。

阿叔 （看向芙蓉）这是你们宿舍的。

【二人这才注意到芙蓉，芙蓉虽然挤出去了，但她的挎包一直被她们压着，她在一旁使劲往外抽也没抽出去。这时姐妹二人把身子让开，她忽然猛地抽了出去，于是跌坐在地上。】

芙蓉 嘶....

邓志梅 哎哟，不好意思啊姑娘，志兰，来搭把手。

【芙蓉被拉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三人有些尴尬地面面相觑，志兰和芙蓉则是互相打量着。】

阿叔 乜啊。要我带你们三个去女工宿舍啊？

【三人忍不住笑了。】

芙蓉 我叫芙蓉。

邓志梅 邓志梅。

邓志兰 志兰。

【三人往舞台后方走去，舞台后端的灯光亮起，是 90 年代工厂的暖黄灯光；台上摆了两排铁架床，最里边儿还有电视，各种生活用品挂在铁架床上，高低错落，看起来具有着生活的气息与美。（场景氛围可参考《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渔光曲段落）

在这其中穿梭点缀的是 4401 女工宿舍的同伴们，这是个八人间，刨去志兰和芙蓉，还有另外六个女工正在台上干着自己的事情。一床小芳正梳着自己又黑又长的大辫子，约莫二十出头；同样二十出头的二床花子留着百惠头，正翻看着时尚杂志，她的床上贴满了日本明星海报；三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正招呼着四床和五床的同乡一块儿打牌，她们都叫招娣，只是一个姓吴，一个姓黄，一个姓钟。六床的是一个生了孩子的年轻妈妈，叫林曼，她正给孩子织着冬天穿的衣服。当芙蓉她们走进来时，她们正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花子 芙蓉！你回来了。

芙蓉 诶，大家都停一下，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直等的八床姐妹。

邓志梅 （看着妹妹扭捏的样子着急地掐了她一把）你们好，我是她的姐姐，我叫邓志梅，她叫邓志兰。

黄招娣 真好听。你们的名字，有什么讲究啊。

邓志梅 就是“有志向当梅兰竹菊”，只是我屋妈老汉没那个精力，不然今天站在这儿的可就是“四君子”了。（众人被逗笑，气氛融洽许多。）你们在打麻将哇，你们叫什么名字？

黄招娣 我们三个都叫招娣，不过姓氏不同。

邓志梅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几位呢？（压低声音催促志兰）说句话呀，哑巴啦？

邓志兰 姐姐们好，我叫邓志兰...我是第一回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还得麻烦姐姐们....

邓志梅 你看，也没什么难的嘛。

芙蓉 听口音，你们也是四川那边的？

邓志梅 对，我们重庆的。

林曼 呀，老乡！我也重庆的。我叫林曼。

钟招娣 花子，现在“粤军”和“川军”要把这个宿舍攻打下来了哟。（冲着花子鬼脸）

花子 切，你们这才哪到哪啊。在这一层喊一声咱们江西姑娘，得把你吓死。

钟招娣 哎哟哟——可吓死我了——

【一群人又笑成一团，邓志兰好像终于放松了一点儿，也跟着笑了笑。邓志梅却在打量着这个宿舍。】

芙蓉 志兰，你先把东西放一下，快开饭了，待会儿吃完饭再收拾。

邓志兰 嗯。（回头看邓志梅，却发现她在到处乱看）姐？

邓志梅 （回过神来）啊？

邓志兰 芙蓉姐要带我吃饭了。

邓志梅 （思考片刻，问）要办饭卡吗？

芙蓉 今天应该来不及了，都下班了。先用我的吧。

邓志梅 要用什么证件办吗？

小芳 要用暂居证。

【邓志兰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邓志梅。邓志梅握住了她的手，安慰她。】

花子 （了然的）哈哈，我明白了。你俩不用紧张，我们可有经验。等到时候要查起来，我们能帮你。（跳下来，拉开衣柜旁的帘子）你瞧，这儿有个盲区，你可以躲这儿。再说，真被抓了，阿芳能给你支招儿，她可机灵，都快和樟木头那边的人当上朋友了。是不是，阿芳？

【小芳腼腆的朝志兰笑了笑。她看起来非常质朴，和花子话里的形象反差很大，志兰也朝她笑了笑。】

邓志梅 我就担心这个！她证下来还得几天呢。谢谢，你这么说，我放心多了。

芙蓉 我当时第一回来也这样，没事的。

邓志梅 我就是想着她太小了，没主意，容易乱。

花子 别担心，妹妹，到时候你全别怕，你姐姐不在的时候，还有我们在呢。

邓志梅 听到没有，快谢谢姐姐们。

芙蓉 好了好了，再这么谢下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了。

花子 诶走走走，咱们吃饭去！

【花子闹着，大家也纷纷起身往外走。芙蓉回身去拿东西。】

邓志兰 姐，你回家吧，你都一晚上没睡了。

邓志梅 你安顿好了我就睡得好了。那你保证不会哭鼻子啊。

邓志兰 （难为情）姐！

邓志梅 你第一次来到外地，还一个人住。哭鼻子也没事儿。啊。想我就打电话，知道吗？别委屈着自己。我给你缝的袜子记得穿，还有....

邓志兰 我知道啦姐。

邓志梅 那，我真走了？

邓志兰 嗯，走吧。

【邓志梅忽然安静下来，好好地看看邓志兰。她仿佛透过这一眼看见了妹妹前面20年在她身边黏着的日子，眨眼睛，却发现她已经亭亭玉立地站在面前，要参加工作了。忽然她揉了揉眼睛。】

邓志梅 真长大了。

邓志兰 走吧，姐。保重。

【邓志梅转身离开了宿舍。芙蓉看着这一幕，出了神。志兰回头看见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邓志兰 还拿我当小孩子呢。

芙蓉 多好，我经常想象能有这么个姐姐在我身边。

邓志兰 啥....姐姐，你拿什么呢？

芙蓉 这是我的笔记本。平时我放工之后就会拿着本子上食堂写会儿，那边灯光亮点。

邓志兰 姐姐，你会写东西？

芙蓉 一般般，爱好而已。

邓志兰 我能看看吗？我最佩服会写东西的人了。

芙蓉 这是新买的，我还没来得及写呢。你瞧这红色书皮，好看么？

邓志兰 好看，好看极了。（抚摸着书皮）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经常读课本上的文章，一篇短短的课文能读好几遍呢，那时候我就羡慕会做文章的人了。

芙蓉 这么巧，我也爱读。

邓志兰 那你肯定读的比我要用功些，我读完就忘了，到现在也没对写东西有任何兴趣。

芙蓉 诶，话不能这么说，写东西应当是一件很愉悦和简单的事情。（思考片刻）来，你来。

【芙蓉拉着志兰的手，让她坐到椅子上去，拿出一支钢笔，递给志兰。】

邓志兰 姐姐？

芙蓉 来，你为本子扉页写几句话吧。

邓志兰 姐姐，我不行的，我不会写——

芙蓉 你听我的，你就随便写一点东西给我，我为你补全。

邓志兰 我...我该写什么呀？会不会弄脏了你的笔记本。

芙蓉 写什么都可以。哪怕你只写一个兰字我都开心。就当这个扉页，是我

们认识的证明。

【邓志兰望着芙蓉，芙蓉认真地点点头，于是志兰写了几个字。】

芙蓉 “往上走，还是往前进；向下走，还是向后退。” 咦，没想到你还是个现代派诗人呢？

邓志兰 姐姐你快别说了。我实在不知道写点什么。

芙蓉 写得多好！你等着，你等着我添一下。

【芙蓉拿过笔，写写画画着，邓志兰看着她专注地神情，忍不住凑了上去。】

芙蓉 “往上走，还是往前进。我站在漩涡里，妄想不可能的可能。”

邓志兰 “向下走，还是向后退。我站在阳光里，唾弃着不作为的作为。” 姐姐，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感受是这样的？

芙蓉 我随心而写而已。说明我们很投缘了。你瞧。

【芙蓉松开手，给邓志兰看自己刚刚遮起来的地方，一朵简笔的兰花跃然纸上。

很美，却又挺拔。】

邓志兰 呀，“志兰一枝”。

芙蓉 美兰一枝。很高兴认识你。

邓志兰 我也是！

芙蓉 走，吃饭去。

邓志兰 姐姐，那往后，我能看你写的东西吗？

芙蓉 那我可得好好写了，这可压力大了——我得想想。

邓志兰 我绝不乱说！

芙蓉 逗你的。当然能看。我还期望有一天，我写的东西能登在特区报上，让大家看看。

邓志兰 你要写什么？

芙蓉 我要写花子，写小芳，写招娣姐妹们，写林曼。我要写口岸，东门，樟木头。我想写点我们的故事。

邓志兰 那我就是第一个读者了？

芙蓉 静候审阅。

【二人笑了起来，挽着胳膊，下。第一场结束。】

——第二场

【场景是圣诞树工厂流水线终端仓库，一颗颗巨大的圣诞树集中放在台上。芙蓉和志兰悄悄地上场，打开手电筒，二人在场上到处扫着，芙蓉看见一个树与树之间的豁口，便拉着志兰往那里走去。】

邓志兰 姐姐，这样真的可以吗？

芙蓉 是谁刚刚饭都吃不下，硬是要我带着来参观圣诞树的？

邓志兰 我不是明天要上工了吗...有点儿好奇。

芙蓉 那你看吧。

【芙蓉挨个去按了每棵树的按钮，场上的圣诞树一颗颗亮了起来，看起来梦幻极了。】

邓志兰 真美啊！姐姐，你像个精灵，把它们都点亮了。

芙蓉 （欲言又止，无奈地笑了笑）什么精灵呀，你可真能想。

邓志兰 姐姐，你快过来，我带了毯子，我俩能在这儿躺着看。

芙蓉 怎么，真的把这里当成景点了。

邓志兰 姐姐，你来嘛，跟着我躺下来。

【两个人头靠着头躺在了一起，志兰把手电筒夹在腋下，手里比着鸟儿和小狗的手影，嘴里还在模仿着叫声。】

邓志兰 小狗穿梭在森林里！鸟儿飞过一颗颗亮着光的树，马上他们要到达圣诞老人的家里了。“请问有人吗？”小狗和小鸟问道。

芙蓉 （觉得很可爱，笑了）“没人哦。”

邓志兰 啊，那太可惜了！我们给他带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可惜他听不到了。

芙蓉 没关系，圣诞老人不在，姜饼人在。

邓志兰 姜饼人？那是什么。

芙蓉 平时我们经常挂的一种挂饰，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后来还是经理告诉的我们，这个东西是外国小孩儿过圣诞吃的东西，他们也经常挂

在圣诞树上。

邓志兰 真好玩，原来还有这么多典故呢。姐姐，你一定知道很多东西吧。

芙蓉是啊，我知道很多东西。（打开电筒往树枝上照）你看见了吗？

邓志兰 树枝怎么了。

芙蓉 你再仔细看看。

邓志兰 这儿怎么比别的地方要更深一些？

芙蓉 因为这儿沾了血。黄姐今天下午去了医务室包扎手。

邓志兰 你是说....

芙蓉 志兰，这份工作没你想得那么简单，这些都是家常便饭。而且，我问你，你在来这儿之前有见过一颗圣诞树吗？

邓志兰 咱又不过圣诞节。

芙蓉 是啊，我们干的活儿看外国人的脸色吃饭，做出来的东西要很精美、很仔细才有销路，可是我们从来看不见自己的成品被别人用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你说要是做肥皂，我们好歹还能看着家里人用上。

邓志兰 可是你要想，圣诞老人也看不见孩子们收到礼物是什么表情，但人家就是年年都去。咱们就得像那个圣诞老头子一样，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志兰站起来，做了个样板戏的定点动作）

芙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要把这个记下来。

【两人笑闹着把头与凑到了一起，继续写着。】

芙蓉 我发现呀，你就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邓志兰 多谢夸奖！嘿嘿。

芙蓉 我看我是不能夸你了，你那小尾巴要翘上天了。

邓志兰 是呀，我尾巴还在晃悠呢。（撞了撞芙蓉的胳膊）对了姐姐，今天我们看见你，你在收发室做什么呀？

芙蓉 （表情凝滞片刻）没什么啊。你瞧那边那棵树，像不像个长着鼻子的小妖怪？

邓志兰 我看见你往外寄东西了，是不是往家寄信啊？

芙蓉 说起来，我一直想写一个和妖怪有关的故事呢。

邓志兰 姐姐！你在转移话题。你到底去做什么了，要这么保密啊？

芙蓉 我在给家里寄钱。

邓志兰 我就猜到是，我也想早点挣了钱往家里寄，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芙蓉 可我不是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来的这儿。我寄钱回去也不是为了帮衬家里。

邓志兰 那是为了什么？

芙蓉 为了....为了证明。

邓志兰 证明？

芙蓉 证明我爸妈是错的。他们觉得我就该在家里嫁人，然后把嫁妆拿来给我哥哥建房子。

邓志兰 凭什么？

芙蓉 为了让我安心嫁人，他们还把我读书和买城镇户口的钱拿去给我哥用，彻底断了我的念想。

邓志兰 都什么年代了。姐姐，你就该跟他们断了联系。还跟他们证明什么，

他们就是一群老顽固。

芙蓉 志兰，我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姐姐，能和你同甘共苦。或许我有个姐姐，我的命会不一样。不过无所谓了，这 200 寄出去，我想他们应该再也说不了什么了。

邓志兰 姐姐...我们一个月工资也才三百。你这到底是图什么啊？

芙蓉 你还小，慢慢就懂了。再看一眼吧，准备回去了。

邓志兰 你为什么这么消极的对待这件事，要我说，你就该抗争到底，一咬牙和他们断个彻底，潇潇洒洒地拿这些钱去给自己添点吃穿，这不比傻傻地拿着钱去给他们证明要强？你先前给我写文章的时候多厉害啊，你就该当个女作家。不过现在开始也不迟，你以后把钱存起来，拿去报个大学，或者去学写作，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会是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

芙蓉 果然还是小姑娘。有些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能解决的，如果人人都能轻易把这条无形的纽带解开就好了。真不说了，回去睡吧。

邓志兰 我不管，你以后一定会甩掉这一切，变成很厉害的作家的。

芙蓉 但愿吧。

邓志兰 别但愿，你要很坚定地说，“没错！”

芙蓉 我说不出口....

邓志兰 你说出来！“没错！我芙蓉以后会成为大作家的！”

芙蓉 哎你小点儿声！羞死人了！

邓志兰 “我芙蓉将来会是个大作家——！”

【芙蓉起身跑走，邓志兰拿起毯子去追，笑闹着下场。】

——第三场

【场景在工厂流水线上，白天，女工们穿着全套制服工作着。轰轰隆隆的机器运转着，忽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花子 芙蓉！有人找！

芙蓉 来了。志兰，我这边你先帮我看着一下。

【芙蓉走到花子身边，摘下口罩，拿起电话，侧耳听。】

芙蓉 喂？你好？喂？妈？不，我不回去....不行，我才找到工作，这时候请长假我会被辞退的.....妈，你讲讲道理.....爸怎么了？我不是寄了两百回去吗？我知道了。过几天我就回来。

【此时众人都停下了手下的工作，看着芙蓉擦着脸上的眼泪。】

邓志兰 （冲到电话旁边，刚想抢过电话，却被芙蓉一把挂掉了）芙蓉姐，你要回去？

芙蓉 我爸爸病重了，我得回去看看。

林曼 他们那就是想骗你回去结婚，芙蓉。

芙蓉 曼姐，你把给孩子织的衣服交给我吧，我找机会给你送过去。

林曼 你别犯傻。

小芳 如今关口还有多少人想进也进不来，你却说走就走了。

邓志兰 姐姐，你已经都找到工作了，再多做几年你就能在这儿稳定下来了，这时候回去，就是前功尽弃啊。

芙蓉 我知道，但我只能回去。

邓志兰 为什么？

芙蓉 我不能落下不孝的口实。更何况，我父亲一直身体不好，万一呢，万一是真的呢？

邓志兰 姐姐，口实不口实的与你何干？你人在这里，你父母还能到这儿把你押回去不成？而且你父亲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时候病了，不就是看你赚到钱了，害怕你不回去给他们挣彩礼钱了吗？你绝不能回去。

芙蓉 志兰。我父母是当着全部亲戚的面给我打的电话。

邓志兰 什么....

芙蓉 我没有办法。

【沉默。车间里只剩下机器的声音。】

芙蓉 我回去收拾东西去了。先走了。

邓志兰 你等等！你不是说过要写我们的故事吗....你说话不算数。

花子 志兰。（拉住志兰，叹一口气，看着芙蓉）回去路上多穿衣服，最近降温了。回家给叔叔阿姨带个好。

芙蓉 诶。走了，花子姐。

邓志兰 姐姐！

芙蓉 回去以后，我给你写信。

【芙蓉下。志兰难以置信地看着大家。】

林曼 志兰，把手上的活儿做完先。

邓志兰 曼姐，为什么你们看起来都接受了？

林曼 我们出来工作的哪个不是为了给家里给自己争口气，补贴点家用，如果没有了家、没有了家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邓志兰 可以为了自己去工作啊。

林曼 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工作，但是我们自己又是有什么构成的？你或许不是，但芙蓉，她暂时是由这些束缚着她的东西构成的。她一时半会儿抽不出身来，只能在里面沉浮，直到某一天这个漩涡放过了她；也可能哪一天，她就自己醒过来了。

邓志兰 她说她要写作....

花子 好了，干活吧。这种事情在我们这儿经常发生。你慢慢习惯就好了。

邓志兰 小芳姐，你最勇敢，难道你也会因为一通电话而回家吗？

小芳 我不会。但我是我，芙蓉是芙蓉。

黄招娣 你是个特别的姑娘，倘若你是我们家乡的姑娘，也许你会更懂芙蓉一些。因为那种事情是会在开始让你爱恨交织，但最后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习惯的。

邓志兰 我听不懂。

黄招娣 那你很幸福。

邓志兰 我不明白....

【志兰看向观众，聚焦灯光打向她，其余灯渐暗，结束。】

第二幕

第一场

【场上被分成了两个空间，邓志兰在一个空间，芙蓉则在另一个。二人的对话以录音的方式播出，录音里念的是她们之间通的信。】

邓志兰 芙蓉姐，展信佳，不知道成都最近冷不冷？你走之后，我在工厂里面慢慢地学，慢慢地做，如今的工资稳定在了 400 左右，还算不错吧？你呢？你回成都之后见到了什么，做了什么，还有没有在写东西呢？你走后没多久，花子姐也回了老家，听说她在老家找了一份更赚钱的工作。

【场上，国威走到了邓志兰身边，给她披上了一件外套，然后搂着志兰，志兰起身搂住他的胳膊，音效放出了东门繁华热闹的声音。】

邓志兰 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写了告诉你，你可别笑我。林曼姐她们老是追在我身后问我，我可羞死了。

我恋爱了，他叫国威，个子高高的，脸上有点儿婴儿肥，我去城中村买肠粉的时候认识的，就是我们常去的那家。你知道吗，那家铺子竟然是他们家的！不过我们从来没看见过他，他在地外上学，平时都很少回来。那天赶上我运气好，遇上他了。他是个很好的人。

我们时常去东门约会，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你想写东门的故事。这里像是一个巨大

的八音盒，一扇窗户打开了，一扇门关上了，人们都打扮的很时髦，带着圆润美丽的脸颊走在街上，没有哪里比这里充斥着更多充满希望的人了。原谅我文笔不好，倘若你在，你就该写的比我更好了。志兰。

【芙蓉上场，她拿着信，脸上噙着笑。】

芙蓉 志兰，见信如晤，我在这边过得还好，四川的天气没有很冷，应该和这时候的深圳差不多。你现在赚的钱总算能够给家里补贴家用了，恭喜你呀。花子走了，那林曼、小芳、小黄、小吴和小钟还好吗？

【周翔上场，坐在芙蓉身边，有些局促。】

芙蓉 你恋爱了，真是一件好事，特别是遇见一个符合你心意的好男人，我实在为你高兴。不知道国威是不是一个幽默风趣的男人，会不会闷闷的，不过我相信凭你的乐天派，也能够把他带的开心起来。我近来一直有在和不同的相亲对象接触，他们对我都很好。至于写作，我也有在写，我一切都好，你们放心。芙蓉。

【在播放这段信的同时，周翔先是慢慢地靠近芙蓉，芙蓉对他礼貌的笑了笑。接着周翔得寸进尺，开始往芙蓉身上靠去揩油，芙蓉急忙打开他的手，匆匆逃离了现场。】

邓志兰 致亲爱的姐姐，展信佳，收到你的回信，知道你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林曼姐这几天请假回老家照看孩子去了，小芳做到了经理的位置。小黄、小吴分到了别的车间，现在只剩我和小钟留在这个车间里面了。大家都过得很好。不必担心。

姐姐，你说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我近日看着国威，常常想到这件事。我与国威究竟是不是爱情？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习惯了他，而不是爱上了他。我与国威能聊的话不多，我们一个来自重庆，一个来自汕头，两个人经常凑在一块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呆坐着。好像我们只是彼此在异乡的一个依靠而已。

但有时候我又会面对他产生无限的柔情。有天晚上，他抱着一个暖壶，跨越了半个深圳来给我送鸡汤，只因为我告诉了他我这几天身体有点不舒服。还有一次，他背着我去看放烟花，就算已经累得不行了也没说过要把我放下来。

姐姐，你说，这算爱，还是不算？志兰问候。

【志兰与国威两个人都在跳着华尔兹，但两个人各跳各的，好像看不见对方似的。】

芙蓉 致亲爱的志兰。见信如晤。我说说我自己眼中的爱情。我认为爱情应该是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不具束缚的。它不能被金钱衡量，也不能用才华判断。其实它应该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着最真挚的感情。我相信我们都会找到的。芙蓉问候。

【另一个男人走上了台，他姓钱。芙蓉试图去拥抱他，却被推倒在地。他把钱塞到芙蓉的头发里，塞进芙蓉的衣服里，塞进芙蓉的袖子上。】

志兰 另：芙蓉姐，记得继续写你的文章，我还想看。

芙蓉 另：志兰，其实我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第二场

【圣诞树工厂收发室。志兰正在给芙蓉寄信。志梅上。】

邓志梅 在给谁寄信呢？

邓志兰 姐！你吓我一跳。

邓志梅 前几天打电话来工厂喊你回家吃饭你也不回，如今还偷偷摸摸的给谁寄信呢。

邓志兰 想什么呢，前几天我是在工厂加班，而这个是寄给芙蓉姐的，你看。

邓志梅 哦——真的没有耍朋友？

邓志兰 没有....

【话音未落，国威就带着鸡汤，领着妈妈上。】

国威 志兰！我给你带了鸡汤。我阿妈今天也来——

【话音未落，四个人面面相觑。国威的妈妈主动打破沉默，走上去牵起了邓志梅的手。】

国威妈 这就是志兰吗，长得很靓哦。

邓志兰 伯母您认错了，我才是志兰。

国威妈 哦，这位是？

邓志梅 我是她姐姐，我叫邓志梅。

国威妈 是这样啊，两姊妹都很靓，国威啊，你娶哪一个都不亏的。

邓志梅 什么？

国威 妈！别瞎说。

邓志兰 伯母说笑了。

邓志梅 原来你真的要朋友了！还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邓志兰 哪到哪啊。

国威 不，志兰，既然今天大家都在，不如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件事。

邓志兰 聊什么？

国威妈 （难掩笑意的）来我家做媳妇这件事啊。

邓志兰 （娇羞）怎么这么突然？我们还没好好聊过这件事。

国威 是有点突然了，不如这样，我们先坐下来喝点鸡汤再聊。你尝尝，这是我亲手煲的。（笑着递给志兰，志兰开心地接过）

邓志梅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邓志梅把众人拉开，死死盯着国威看。】

邓志梅 我一个不留神你们这就要结婚了？（转头看向邓志兰）你翅膀真是硬了！这么大件事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邓志兰 我也是刚知道他要娶我....

国威 姐姐别生气。

邓志梅 谁是你姐姐？

邓志兰 姐姐，你不要这么凶，阿威是我男朋友，我们感情很稳定了，现在谈婚论嫁其实也不算突兀。

邓志梅 我问你，你的鸡汤里面放了什么佐料？

国威 呃....鸡肉，盐，葱....

邓志梅 这是伯母煲的吧？

国威 是我煲的。

邓志梅 你就拿这些佐料煲？

邓志兰 姐，你太咄咄逼人了。

国威 好吧，其实是我妈妈煲的汤，但是这也是我的一份心意。

邓志兰 你妈妈煲的？那之前那次也是她煲的？

国威 是。

邓志兰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你直说我也能接受的呀。

国威 对不起志兰。我也是希望能哄你开心。

邓志梅 你妈妈煲的汤你大言不惭地拿来说是自己煲的？你做人不真诚。

国威妈 我是支持他这么做的，我心甘情愿。

邓志梅 伯母，煲一锅这样的汤要多久？

国威妈 三个小时。我儿子他一直都很挂记着志兰姑娘，我还没睡醒呢，他就在门口一直催着我做。做完之后我还没尝一口咸淡，他又急匆匆地提过来了。就是想让志兰喝一口热的。

【国威有些兴奋地看着邓志兰，希望她能夸奖自己。邓志梅深深地吸了口气，又呼了出去。她把邓志兰拉到一边儿。】

邓志梅 你知道他们家庭环境吗？

邓志兰 不知道，我以为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邓志梅 你个傻蛋....算了。(转向国威妈) 辛苦您了伯母，您的汤我们不能喝，但心意我们领了。国威，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将来我妹妹嫁过去，她要做什么？

国威 这个不清楚，要问我妈。

国威妈 我早想好了。先到家来是不用干事的，你就专心的帮我们家生孙子，最好三个，一个学法律，一个做生意，还有一个负责养家里人；生完之后呢，你再学着怎么做家务，家里大大小小的节日都要你来办宴席，还有操持肠粉店.....

国威 对对对，以后肠粉店的后厨就是你的天下了，怎么样？开不开心？

【邓志梅还没把头转过去，邓志兰就已经跑走了。邓志梅回了国威母子一个笑，也跟着跑走了。灯光变换，变到芙蓉的时空。芙蓉正拆开记录着刚刚那一事件的信，信把两个时空串联了起来。芙蓉刚读，芙蓉母亲忽然就凑了上来。】

芙蓉妈 男朋友写的哇？

芙蓉 不是，朋友写的。

芙蓉妈 这几天见得这几个，有没得看上眼的？

芙蓉 没有。

芙蓉妈 一个都没有？

芙蓉 都不合适。

芙蓉妈 你是不是故意把他们赶走的？我跟你讲我可是辛辛苦苦找了好久才找到了这些人，他们有钱也有结婚的意愿，你为啥子就不能挑一个喃？

芙蓉 我和他们聊不来。

芙蓉妈 你以为我和你爸爸就聊得来？你就随便选一个又怎么样了哇？

芙蓉 我不喜欢他们啊！

芙蓉妈 喜不喜欢有啥子用啊？你喜不喜欢的还能耽误拿钱了？到时候嫁个有钱的不知道日子有多舒心。

芙蓉 嫁个有钱的到底是我舒心还是你们舒心。

芙蓉妈 我们当然是为了你好啊。如果你愿意帮衬一下家里就是再好不过了。

芙蓉 我不愿意呢？

芙蓉妈 哎哟，那就可怜我这个老婆子，生了个白眼狼，造孽哟....

芙蓉 妈，我不帮衬家里你们也能拿彩礼钱。那些就够多了。

芙蓉妈 钱钱钱，你就晓得钱，我们不是一家人啊，天天讲钱。到时候你哥哥把彩礼钱拿出来盖了房子，你回来住着也开心，对不对？

【芙蓉看着信，又看看自己的母亲，忽然觉得很无力。】

芙蓉 晓得了，我马上去见最后一个。

芙蓉妈 打扮的好一点儿，你这一身臭脾气，也就脸能招人了。

【芙蓉妈下场，芙蓉迅速起身收拾东西。两个时空的灯光都亮起。】

邓志兰 不嫁了！

芙蓉 不嫁了。

【灯暗，结束。】

第三场

【火车站，志梅和志兰正焦急地等待着。芙蓉提着行李走出站的那一刻，三人紧紧相拥。】

邓志兰 这一次来，不走了吧？

芙蓉 不走了。不到万不得已再也不走了。

邓志梅 走，咱们回家。

芙蓉 最后一封信只看见你跑走了。跑走然后呢？那个国威没再来追你？

【听见国威二字，邓志兰缩了缩脖子。】

邓志梅 那个国威是个疯的，后来几天每天都上你们圣诞树工厂去闹事，志兰后来受不了了主动辞了工作，现在在我家里住着找工作呢。

邓志兰 我算是看明白了，靠什么都不如靠自己。对了，芙蓉姐，你是不是也要找工作？

芙蓉 是，我还没什么头绪呢。等我今晚想一想。

【志兰志梅相视一笑。】

邓志梅 不用找了。从明天开始，你们两个去我们工厂上班。

芙蓉 你们工厂？志梅，你们是哪个工厂的。

邓志梅 丝织厂。对了，林曼也到我们这个厂子来了。

邓志兰 这份工作虽然不轻松，但销路比圣诞树广，赚的钱多。我已经等不及要拿我自己的手去赚我该得的钱了。你呢，芙蓉姐？

芙蓉 我已经做过一次大错特错的决定了，这回，我应该不会再犯错了。

【三人一起下场，子媛上场。】

子媛 “1996 年的秋天，我与志兰志梅搬到了一起，房子很小，我睡在客厅，但我们却并不觉得窘迫。因为我们知道，窗外的世界也是属于我们的。”

【中场休息。】

第三幕

第一场

【大幕拉开，是一派工作的景象，女工们两两一组坐在流水线上，志兰、芙蓉和林曼隐没于女工中，织着布料。志梅穿着经理服装正在巡逻。】

志梅 大家辛苦，赶完这一单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夜深了，不要犯困，困了就互相拍一拍，提提神。

众人 明白。

【志梅下场，芙蓉和志兰埋着头干活儿。车间里只有压抑的机械声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夜已经深了，每个工位上点了一盏灯。芙蓉忽然间听到了后面的人在讲话，于是侧过头去细细听。】

小珍 困得不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阿芬 咳咳....习惯就好了，我来了这里之后就总是昼夜颠倒连轴转，身体早就垮了。咳咳....

小珍 嘘，他们这样让我们开工是违法的，我们还是不要聊这件事了。

阿芬 我们这样做工，咳咳咳....晚上还要十几个人挤一个房间，我看别的工厂没有这样对待工人的。

小珍 诶，你听说了吗，因为这事儿，最近工厂要裁员了。就是因为老板怕被人查出来。

阿芬 真的假的？

小珍 千真万确，我那天看见志梅和老板正在聊天呢，裁的应该就是我们女工。不知道会把谁开了。

阿芬 咳咳咳....什么——

【不等阿芬说完话，坐在芙蓉旁边的林曼忽然站了起来，发了疯的似的要往车间

大门跑，众人都被她吓得站了起来。志兰和芙蓉急忙冲上去拉住她。】

志兰 林曼姐！你这是做什么！

林曼 放开我！

【志梅听到骚动也跑了过来，拦腰把林曼抱住。】

志梅 林曼！

林曼 让我出去，我要出去！

志梅 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林曼 不让我出去，我就跳下去。

志兰 林曼姐，你怎么了？

【芙蓉忽然明白了什么，放开了拉住林曼的手。林曼继续激烈的挣扎着，接着忽然脱了力，跪倒在地上，幽幽地看向志梅。】

林曼 放我出去。

志梅 不到时间我不能开车间门。

林曼 我要和老板谈一谈。

志梅 有什么话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林曼 好，那你帮我问问他，我们女工的命是不是就不是命？

志梅 这话说得，怎么会呢？

林曼 那志梅，你告诉我，裁员通告什么时候下来？先前在另一个工厂我已经经历了一回，这一次我不能再这样了，现在你要么放我去跟老板谈一谈，要么就不要拦着我跳下去。我要是今天从这儿跳下去了，就算被开了，也能拿到一笔补偿金。我家里有七口人就指望着我吃饭，我没办法了。

【车间彻底陷入死寂，众人看向志梅。屏息凝神，落针可闻。志梅立刻抓起林曼的手，要把她拉到车间外。】

志梅 今晚先做到这里，回去休息，明早继续。

【眼见着她们越走越远，芙蓉拉住了想跟上去的志兰。】

志兰 这....

芙蓉 我刚刚听见有人在议论这件事。

志兰 那我姐？

芙蓉 先前我还不相信这事，但看志梅的反应，恐怕就是真的了。

志兰 可是凭什么？隔壁车间的工人做出来的成品总被投诉也没有被裁过，偏偏是我们女工车间总是要被裁员。

芙蓉 或许老板有自己的主张，我们还是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完吧。

阿芬 咳咳咳——

小珍 没事吧？

阿芬 没事。回宿舍吧。

小珍 宿舍更闷，你得咳的更严重。

【芙蓉和志兰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第二场

【芙蓉躺在床上，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她从枕头底下抽出日记本，写了起来。
女工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宿舍，十几人的宿舍一下子就吵闹了起来。芙蓉试图把自己耳朵捂住，却毫无用处。她看着天花板，忍耐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请求众人。】

芙蓉 姐姐，你们可以小点声儿吗？

【没有人理她，都在忙着聊刚刚发生的事情，忽然宿舍门开了，志梅走了进来，打着手电筒。】

志梅 好不容易下了工，不睡觉吗？不睡觉就接着回车间好了。

【众人骤然安静下来。志梅看了一眼芙蓉，点点头，准备离开。芙蓉急忙翻身下床，追了上去。】

志梅 怎么了？

芙蓉 没什么。

志梅 如果是因为刚刚那个事情，我只能说，我也有自己的苦衷，你们就

不要再问了。

芙蓉 不，志梅姐，我是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能学写作的地方。

志梅 现在工作这么忙你还有时间去学写作吗？

芙蓉 想找条出路嘛。

志梅 你果然还是在说那件事情。

芙蓉 不是的，我一直都想学写作。只是没那个钱罢了。现在我已经存了不少钱，也能抽出一定时间——你信我我一定平衡的过来——所以我就说，想去试一试。

志梅 为什么偏偏要学写作？

芙蓉 （沉思许久）咱们工厂旁边有个坟地，上面全是无字碑，有时候下了工，我站在车间旁边往外去看，我会想里面埋的都是什么人。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躺在了那个坟地里，人们议论着我的墓碑上要刻什么，却发现什么也刻不上去。然后我醒了。从那天之后我发誓，此生定要做出点东西来。十年百年之后，我们都隐没在了坟墓里，只有我写的东西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

志梅 （看着芙蓉，叹了口气）没想到我们工厂还能有你这么一号人物。我这里有个在成人大学教书的朋友，过几日我看看给你把这件事办下来吧。其实志兰早和我说过了，只是我需要亲耳听见才能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没让我失望。

【芙蓉感激地看着她，这时志兰闯了进来。气喘吁吁，眼眶发红。】

志兰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芙蓉 发生什么事了？

志梅 （脸色阴沉了下来）你别在这儿胡闹。

志兰 我们宿舍全空了，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志梅 老板的要求。我也做不了主。

志兰 谁说你做不了主？为什么老板裁了我们一整个宿舍的人，偏偏略过了我，难道不是你给了名单吗？这样保住的工作还不如不要，你干脆直接把我也裁了吧！

芙蓉 志兰，你冷静一点，志梅姐不是做那样事情的人。

志梅 芙蓉，你不用劝。她要发脾气就让她发脾气吧。她理解不了的。

志兰 是，我是理解不了，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你变成了这种人。

志梅 哪种人？你从来不了解我每天在做什么，到现在就只能说一句“这种人”。我做了这么多，难道不也是为了给你拼一个好的前程吗？

志兰 我明天就辞职。我不需要这样拼出来的前程。

芙蓉 何必呢志兰，你冷静一点，你们都冷静一点。

志梅 你走吧，走了之后，我就不再管你了。

志兰 好，我走。

【志兰下，芙蓉追上去。】

第三场

【芙蓉跟在志兰身后，志兰闷头向前走，芙蓉也只能加快步伐跟上。忽然志兰停下了脚步，坐上了长椅。】

芙蓉 你....

志兰 （认认真真地看着芙蓉）如果今天被裁的是花子、小芳她们，你会怎么想？

芙蓉 我不知道，圣诞树工厂的境况和这里实在大不一样。

志兰 是啊，那里和这里太不一样了.....

芙蓉 你下次不要这么冲动了，待会儿回去吧。

志兰 我是真的想离开这里了。我没有开玩笑。我最近老是想起曾经在圣诞树工厂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有一回我们在圣诞树丛里躺着讲故事。那时候的我们多开心啊，用不着每天提心吊胆的，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做工，下了工之后不用担心裁员的大刀降到自己头上，也不会为了同伴的离开而愧疚。

芙蓉 或许是那时候的我们太幼稚，也许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自己的规则。不像我写的东西那样，那些东西都太虚了，人这一生总还是要经历真正踩到地上的那一刻。而踩到地上的那一刻有可能很让人不舒服，但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只能去试着平衡这些规则。

志兰 我不想。我不想变成这样的人。我想要创造一个全新的规则。

芙蓉 （安慰她，顺着她的话往下讲）那你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志兰 芙蓉，你和我一起辞职吧，我们去香港做生意赚钱，自己当老板，不用受这些气，我们会对手下的员工好，特别是女员工。所有妈妈都能把孩子带来工作，我们有个托儿班，每天教孩子们功课，大家就能更安心的做工；托儿班的楼上要是有一个养老院，这样一家老小都能好好的赡养，多好。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自己拼出来的世界，没人能对我们指手画脚。

芙蓉 （动容了，但是低下了头去）你想的真完美，弄得我也很想去。

志兰 你不是想写东西么，我们还可以在休息室里面安一个亮堂的不得了的灯泡，你可以在里面读书，写字，大家都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芙蓉，我认真的，我们去香港吧。

芙蓉 我真的很想去。

【志兰看着她，但是她明白了芙蓉的意思。芙蓉和她不一样，她可以肆意地幻想，但是芙蓉不行。二人静默相对，天地茫茫，仿佛只有风吹拂，其余什么也不剩了。】

志梅 你们在这儿啊。

【志兰把头扭过去，她还在生气。】

志梅 对不起，志兰。

芙蓉 志梅姐，过来坐。

志兰 你道什么歉，你是我姐，你怎么会错。

志梅 这些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当初我来这个工厂的时候，大家都还是一派欣欣向荣，最近却不知道怎么了。听说是资金出了些问题，一直在走下坡路。

志兰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辞职，反而是要把别人的工作弄丢了。

志梅 这确实不公平，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志兰 （笑了笑）你辞职，跟我去香港去。

志梅 （思考片刻）好。

志兰 你别逗了。

志梅 我说，好。我们自己当老板，让员工都有自己的保障，安心的放手去做工，没人能对我们指手画脚。

志兰 你偷听我和芙蓉讲话？

志梅 没有。为什么这么说。

志兰 （绽开笑颜）姐姐，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志梅 让我想想。

志兰/志梅 就明天吧。

【姐妹俩执着手，仿佛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第四场

【口岸，人群来来往往。两姐妹带着行李，芙蓉戴着一条围巾，跟在姐妹两个身后。】

志梅 走了，芙蓉。多保重。那个大学的地址在这儿，你拿好，我等着你学成在报纸上看见你。

【芙蓉不讲话，只把头往围巾里面埋。】

志兰 芙蓉姐，你不跟我们走，也好歹说两句吧。

芙蓉 （慢慢从怀里掏出笔记本）我把故事，写在这里了。如今，还没写完，

但我想送给你们的话，不能留在这里不被你们看见。

【芙蓉翻开本子，慢慢地念了出来。】

芙蓉 “往上走，还是往前进，我站在漩涡里，妄想着不可能的可能。向下走，还是向后退。我站在阳光里，唾弃着不作为的作为。”

志兰 芙蓉姐....

芙蓉 愿你们一路平安，万事顺意。

志兰 芙蓉姐，你就同我们走吧....

志梅 志兰，走吧。

芙蓉 等来世。

志兰 什么？

芙蓉 来世，我想和你们做亲姐妹。

志兰 不用来世，今生就可以。

芙蓉 （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你们快走吧，别耽误了后面的行程。

【志梅拉着依依不舍的志兰走向了口岸，芙蓉看着她们走进了口岸大厅，缓缓地坐到长椅上。她闭上眼睛，仿佛所有路过的人都是在她生命里产生过纠葛的人们，她想仔细听他们的声音，只听到各种各样的话语越来越大声，最后冲破舞台，变成心魔。她猛地睁眼，看见身边如常的口岸，只疑心是自己听错了。】

第四幕

第一场

【丝织厂宿舍。众人围在热水壶旁边取暖。】

小珍 我看工厂倒闭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吧？暖气都供不上了....

阿芬 咳咳咳.....

小珍 阿芬，我说你就不要再做了，你先回家修养一阵然后换个新工厂吧。

阿芬 不，我要跟你们同进退。

女工 A 别勉强自己阿芬姐，而且说实话，我们估计没多久也要换工作了，这个工厂我是一天也不想呆了，我昨天还在托人打听哪里能有新工作。

女工 B 带我一个，我也不想在这干了。

小珍 今年冬天太难捱了，如果再续不上暖，我们肯定要病倒一大片。

女工 A 而且越是供不上暖，咱们就越不想去开工，绩效就越差，恶性循环啊。

女工 B 但我看着芙蓉每一天都还是早早起床去车间工作，工作完就出厂去了。也不知道在忙活什么呢？

阿芬 在找新工作？

小珍 不像，她每次出厂都要夹着个本子，看起来不像是去找工作，倒像是去上课的。

【正说着呢，芙蓉就走了进来。夹着一摞书，踉踉跄跄地走进来。然后猛地一歪，倒在了台上。】

小珍 诶芙蓉，你....诶？怎么了这是！

阿芬 咳咳咳....烫的，发烧了这是。

女工 A 那快把她扛到床上，快，把被子都拿过来给她盖上。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芙蓉扛上了床，又把被子一块块盖在她身上。有些热闹地宿舍在经历过这一遭之后又安静了下来，忽然有个人起了个头，唱起了周璇的花好月圆，大家于是跟着一起唱起来，芙蓉也慢慢地醒了过来。】

女工 B 咦，芙蓉醒了呀。头疼吗？

芙蓉 不疼。就是呼吸有点....咳咳咳....喘不上气.....

阿芬 不会也跟我一样得了肺癆吧？（芙蓉愣住，阿芬被小珍拍了一下）不会的不会的，呸呸呸。

芙蓉 你说的没错，是这个病。

阿芬 那你不去治吗？

芙蓉 为了治这个，我钱花光了，也没看见什么效果，索性，就不治了。我的笔记本呢？

小珍 在这儿呢，我们刚刚给你拿下来了。你既然都晕倒了，不如睡一会儿吧。要不是咱们这里没有医疗室，早就把你扛过去了。你最近忙什么呢，都把自己折磨成这样了。

女工 A 是啊，你的脸都瘦了一大圈儿。

芙蓉 说出来你们该笑我，不说了。

阿芬 你说呀，我们绝不笑你。

小珍 是呀，不笑你。

芙蓉 我....还是不说了。

小珍 哎呀，就别卖关子了，芙蓉。

芙蓉 我想考深圳大学。

【大家都惊讶的张大了嘴，芙蓉把头埋进枕头里。】

芙蓉 我就知道你们该笑话我了。

小珍 我们没笑话你，我们就是惊讶——你身体吃得消吗？白天在工厂要干整整八小时，晚上又要去上学，回来还要顶着冷风写东西，暖气又停了。芙蓉，你也不是铁打的。

芙蓉 姐姐们，如果不介意，我得继续写了，你们聊你们的。

【芙蓉埋头去写东西，众人叹了口气，低下了头。外面传来电话声，小珍出门去接。】

小珍 芙蓉，找你的。

芙蓉 来了。

【芙蓉颤颤巍巍地从床上爬下来，扶着墙走到电话旁边。】

芙蓉 喂？什么事....妈，前几个月的钱就花光了吗？.....我这两个月真的抽

不出钱来.....我身体情况我自己清楚....我不嫁，我还不至于....他除了有钱以外什么也没有，我不嫁.....对不起妈，就当我不孝顺，我不会回去的....钱我要留着治病，也不寄了....您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

【随着电话声音，场上灯光转变，变成追光，芙蓉挂断电话，走向床铺，时空变化。其余众人拖着行李箱，工厂最后倒闭了，女工们四散而去。只留芙蓉一个人在台上。】

小珍 芙蓉，真的不用我们帮你收拾？

芙蓉 不用，这里离大学近，老板没让我搬出去，我就再住一阵子吧。

阿芬 你的病，还在治吗？

芙蓉 没钱了，先不治了。我真没事的。你们走吧。

小珍 行，那你保重。

【芙蓉握着笔，试图去写几行字，却抖得不成样子，笔总是掉到地上。她又捡起来，又掉下去，最后滚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电话铃声响起。】

芙蓉 喂.....咳咳咳咳咳....我没事，什么事？这么多钱都是给我治病用的？谁的？他还没放弃吗.....不....我不答应.....

【芙蓉边说边去拿笔，但是再次掉到地上。她冻得浑身发抖，还是不肯认输地站在电话前，可是她的手渐渐地蜷缩起来，抱住自己。】

芙蓉 我不回去....可是我回去了我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咳咳咳咳咳.....命当然重要，可是有比命更重要的事情.....

【芙蓉试着去拿水杯，却也手脚发软到拿不起来，水壶在地上砸出一声巨响后，芙蓉不再动了。她双眼噙满泪水。】

芙蓉 您想让我买几号的火车票？

【灯光暗】

第二场

【火车站，芙蓉正努力拖着行李往车上走。身边的人如流水一般，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忍不住在站台上抹着泪。就当她们坐上车的那一刻，她往窗外看去，两个小小的人影在往车厢奔来。】

志兰 芙蓉——

志梅 芙蓉——

志兰 芙蓉姐——

志梅 芙蓉——

【她们奋力喊着芙蓉的名字，而芙蓉以为是自己病糊涂了，揉了揉眼睛，与她们

四目相对。】

志兰 是我们——我们挣到钱了——你不要走——

志梅 我们收到阿珍和阿芬的电话了——

【这时，火车发出鸣笛，好像就快开了。志兰和志梅爆发出一阵力量，冲上了车，把芙蓉接了下来，志梅抱住芙蓉，志兰接过行李。她们奋力往外一跳，她们回到了深圳。她们不走了。谁也不走了。】

尾声

【广播播报着京基一百大厦投入运营的消息，这是 2011 年 12 月 18 日。场上有着一颗极漂亮的圣诞树，圣诞树旁边是一张红色长沙发，盖着花布，沙发旁边是一个注水取暖器，取暖器后面是一张木桌子，上面有一个红色座机电话。】

志兰 读完了吗，这段故事？

志梅 你别是看不懂字喔。

【大家围在子媛身边，等着她把这本笔记本仔细看完。】

芙蓉 其实这上面的故事我都登在特区报上面过了，看不清我的笔记，你可以去看看那张报纸。

志梅 对，就放在我们家桌垫底下呢，你没看过吗子媛？

志兰 好了，不要闹孩子了，让她读完。

子媛 最后呢？最后芙蓉姐的病治好了吗？

志梅 哟，还入戏了这孩子。

志兰 你抬头瞧你芙蓉阿姨的病好没好？好啦，准备出门吃饭啦。

芙蓉 子媛，我们走吧。

【三个人凑在一块儿看着子媛笑。子媛恍惚间看见所有故事里的女工站了出来，站在三人身后，一排又一排，像是万神殿里的女神像，缓缓地走了下来。志兰不小心踩开了圣诞树的开关，金黄色的辉光洒在她们身上。】

【全剧终】